

建党一百周年献礼作品

红色交通员

徐光荣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建党一百周年献礼作品

红色交通员

徐光荣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色交通员 / 徐光荣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20.12
ISBN 978-7-5500-3513-3

I. ①红…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63156号

红色交通员

徐光荣 著

出版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余 苙
书籍设计	胡益民
封面插画	刘雨然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 / 16
印 张	22
版 次	202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513-3
定 价	4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20-302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
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们！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红色交通员》编委会名单

主 任：丁杏花

常务副主任：欧阳新建

副 主 任：蔡新华 付振华

成 员：彭 敏 金海荣 邹 群

简白辉 熊会青 席联庆

陈雪熔 易集明 温志勇

刘 勇 兰洪彰 刘 歆

贾 奕 陈小根 幸昌盛

前 言

高安，地处江西中部偏西北，素有“赣中明珠”之美誉。境内地形北高南低，中间舒缓平坦，低山丘陵与河谷平原相间。锦江河犹如一条彩带自西向东蜿蜒穿境而过，奔腾六十余公里，注入赣江。位于北部罗霄山脉余脉的华林山山峦起伏、林木葱茏、竹林茂盛，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神勇无比的传奇人物，传颂着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安属国统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广大老百姓深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然而，不屈不挠的高安人民在中共湘鄂赣省委、湘赣边特委、高安中心县委的坚强领导下，思想渐渐觉醒，走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将毛委员亲手点燃的“星星之火”燃遍了瑞州大地。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血与火的战斗中，涌现出了张科元、鄧封爵、萧秉生等一批“舍生忘死、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革命先烈，走出了像熊尚林、李建华这样一批“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干部……他们一个个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高安人民的杰出代表，也是高安人民的骄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又强调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此，我们积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进一步挖掘高安当代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而浴血奋斗的丰功伟绩，更好地凝聚民心，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年多来，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正能量、教育好广大青少年，我们时刻牢记习总书记关于“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谆谆教诲，精心组织策划了以红军交通员萧秉生烈士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工作。从选题到立项，市委书记袁和庚，市委副书记、市长康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罗功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欧阳新建，市政协副主席蔡新华、付振华多次听取了汇报，并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政协文史办的同志多次陪同作者下乡进村入户采风搜集史料、实地勘察烈士生前活动过的区域，村前镇、华林山镇、伍桥镇、市史志办等单位负责同志为整个创作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与热心帮助。作家徐光荣不畏艰辛，深入各地采集、收取了丰富而又翔实的史料，不分日夜埋头创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此外，还得到了萧秉生、张科元、郜封爵等烈士后裔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无私奉献。在此，一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高安有着辉煌荣耀的历史，也有着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着灿烂美好的未来。

丁杏花（高安市政协主席）

2020年12月于高安瑞阳新区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苦难的岁月	004
第二章 下山寻亲	019
第三章 飞来横福	033
第四章 身陷囹圄	052
第五章 走上革命道路	067
第六章 在斗争中成长	084
第七章 千里找党	103
第八章 肩负重任	118
第九章 将计就计	133
第十章 机智夺枪	145
第十一章 暴动前夜	161
第十二章 华林暴动	178
第十三章 腥风血雨	190
第十四章 舍身救战友	206
第十五章 虎穴除奸	221
第十六章 难忘的会见	235
第十七章 艰难抉择	249
第十八章 勇闯狼窝	267
第十九章 踏着烈士的足迹前进	282
第二十章 再向虎山行	298
第二十一章 华林山壮歌	318
尾 声	341

引 子

公元1970年10月的一天，金风送爽，艳阳高照。

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奔驰在高安县城通往相城公社的砂石公路上，道路两旁田野里，一排排金黄色的稻穗弯着腰在阵阵秋风的吹拂下，欢快地摇曳着美丽丰满的身姿，仿佛在向车内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招手致意。

吉普车自北向南行驶了一百多里，来到了锦江河畔的华阳村渡口，“嘎”的一声停了下来。车内走下一位身材魁梧、神采奕奕、年逾花甲的军人，他就是位居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之首的萧克将军。

萧克将军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河堤南岸，抬头瞭望着一百多米宽的锦江河面上碧波荡漾的河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仿佛回到了三十六年前那炮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那是1934年1月30日，奉中革军委之命，萧克率领红十七师四千余名红军官兵北上破袭南浔铁路。当日晚，萧克率部从分宜经高安境内的华阳村渡过锦江河，在湘鄂赣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兼中共高安中心县委书记辛克明同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的紧密配合下，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围，连夜奔袭一百五十余里，来到山高林密的华林山麓的村前乡宿营。2月初，机智的红军交通员萧秉生深入虎穴窃取敌人情报，将盘踞在铜鼓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六十二师钟光仁旅引诱至宜丰县天宝乡黄沙村的红十七师设伏点，萧克将军率部歼敌两个团，取得了著名的“黄沙大捷”的胜利。战斗结束后，萧克领导的红十七师与从奉新赶来的高咏生领导的红十六师会合，经过短暂休整后，两军于2月6日由黄沙北进，携手打击、牵制、消灭南下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朱耀华部，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正面战场的压力……

在场的随行人员听完萧克讲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异口同声地赞叹道：“萧将军不愧是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人民功臣！”

萧克摆了摆手，噙着泪，感慨万千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当年，我们跟着毛主席闹革命，都是凭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一个个都是九死一生、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

大伙不住地连连点头称赞。

萧克继续说道：“当时，形势非常严峻。那一次，要不是一个叫萧秉生的高安通讯员机智勇敢地窃取敌人情报，给我们红军带路的话，我们红十七师很可能被敌人重兵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也不可能有‘黄沙大捷’。”说到这，老将军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上激动的泪水，朝陪同的高安县委书记牛德林问道：“我这个本家武艺高强、智勇双全，是个难得的人才！我当时印象很深。哎，小牛啊，萧秉生是你们高安村前人，他现在在哪儿呀？”

“不知道，萧将军，我立刻派人打听一下。”上任不久的牛德林书记如实相告，当即朝刚刚赶来的相城公社党委书记胡守报说：“小胡，你赶快回公社打电话去村前公社，询问一下萧秉生的下落。”

“是。”胡守报应声而去。

萧克满意地点头夸赞：“干革命工作，就得有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头，言必行，行必果。”

大约一顿饭工夫，胡守报来到将军跟前，心情沉重地说道：“报告首长，据村前公社调查了解，萧秉生同志早已为革命英勇牺牲了。”

“哦。”萧克闻听，愣愣地半晌没言语，眼角汨汨地流出伤心的泪水。许久，他缓过神来，口中喃喃而语：“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

在场的每一个人望着脚下滔滔锦江水，低头为逝去的先烈默默致哀。

“走，到你们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去看一下。”萧克向大伙一挥手，缓步走下河堤，风尘仆仆朝县城而去。

上午 11 时许，位于县城南街朝阳门附近的高安县革命历史纪念馆。

萧克将军神情凝重地走进纪念馆大厅，缓步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先烈宣传墙跟前，饱含热泪地注视着墙上每一位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生平介绍，突然眼前一亮，萧秉生的名字映入将军眼帘，将军这才得知细节：萧秉生于 1934 年 4 月为保护红军壮烈牺牲。两行热泪从老将军眼眶中滚落下来，他轻轻地拭去眼角上的泪水，转身朝陪同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郑重说道：“杨司令，萧秉生同志是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应当评为革命烈士。希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落实好此事，以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

杨栋梁当即向萧克将军敬了个军礼，斩钉截铁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萧克点了点头，又朝牛德林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德林同志，你是萧秉生家乡的父母官，代我寻找到他的家人，好好善待他们！”

“是，我一定照将军的指示办！”牛德林连连点头应允。

翌年春，就在萧秉生为国捐躯整整三十七年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为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由县政府派人敲锣打鼓送到村前公社九美大队社坪村萧秉生的大儿子萧道成的手中。此后，集体每年向其家属补偿五百工分（折合大米五百斤），作为对烈士的抚恤。

萧秉生的传奇经历，从这里开始……

第一章 苦难的岁月

苦难的童年是难忘而又刻骨铭心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是飞来横祸，经不起苦难的折磨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认为是宝贵财富，被苦难磨炼成为强者。本书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从苦难中走出来的，经过无数枪林弹雨洗礼的红军地下交通员。

故事从民国初叶讲起——

民国八年（1919），赣中大地发生罕见的干旱。老天爷似乎故意与天下苍生过意不去，入秋以来已有三四个月滴雨未下，干涸的土地就像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婴儿嘴，广袤的田野里稀稀拉拉长出来的油菜苗在冬日绵软无力的阳光照耀下软不啦叽地弯着腰站立在毫无生机的荒凉而又贫瘠的土地上，犹如劳苦大众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般。

位于江西高安县城西北方向约七十华里的华林山南麓的村前乡，有一个名叫社坪的小山村，紧挨村祠堂西北角矗立着一幢低矮的土坯茅草屋。凛冽的寒风无情地将屋顶上的茅草掀起，发出一阵阵“呜呜”的凄厉声，仿佛屋子的主人在向这个不平的世界发出的声声哀号。

这天，从屋内走出一个背有些微驼、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瘦骨嶙峋、五十开外的庄稼汉，远看就好像一株快要枯萎的棉花蒿。只见他肩挑一担尿，一闪一闪地行走狭窄的田埂上，一阵狂风吹来，仿佛要将他卷走一般。汉子定了定神，站稳了脚步，朝村口那条小溪走去。

他径直下到溪谷，将尿桶放在溪边，费了好大劲才在凹凸不平的溪底低洼处舀满了水。他艰难地挑起一担满满的尿桶，好不容易爬上小溪来到自家油菜地旁，用木勺舀着水小心翼翼地给那几近枯萎弱小的油菜苗一甬一甬地点着水，生怕浪费了

一丁点。汉子来回穿梭于田地之间，给两大块油菜点了一遍水，那好似干裂土地的额头上滚出了一颗颗晶莹的汗珠。他直起腰，喘着粗气，用腰间那条早已泛黄的裤腰带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抬头仰望着远处的山峦。

远处的山梁上到处是挖野菜的人，一个个弯着腰低着头，寻找可以用来果腹的食材，一双双眼睛就像猫头鹰一样搜寻捕捉每一个目标。原本青绿的山峦被挖得百孔千疮，失去了昔日的妩媚。

汉子惊喜地发现对面山谷那群挖野菜人群中有自己的老婆黄拾贞，旁边那个身穿黄色粗布大褂正挥舞锄头的十来岁小姑娘是小女儿芙蓉，她身旁那个竹篮内盛了不少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野菜。看来，她娘儿俩今天收获不小。他心情好了不少，拿起锄头来到红薯地挖了三五茷红薯，才只有六七斤重。然后，十分麻利地将红薯上的土剥掉，连同那只有三五片叶子、几近枯黄的红薯藤一起放进尿桶内。他拍了拍两手的尘土，挑起尿桶再一次来到小溪旁，将红薯洗得干干净净。别看这堆红薯不大，也不好看，一个个皱巴巴的，可这是一家五口人今明两天的口粮呀。汉子将清洗好的红薯和红薯藤小心翼翼地装进两只洗干净的尿桶内，心满意足地往家走去，一路上思忖道，这两天又可以吃到香喷喷的野菜煮红薯了，一家人的温饱有了着落。

汉子刚走到村口，迎面碰上小李庄大地主李庭芳家的大管家赵年皮，心里不禁打了个寒战：碰上这个催命鬼真晦气，看来今天又没有好果子吃。

说起这个赵年皮，那可是华林山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痞流氓。从小好逸恶劳、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早年曾拜一位流浪在他家乡赵阁庄的打把式卖艺人为师。别看他读书不行、不愿干活，可学这玩意却十分卖力。只三年工夫，便学得了一手好拳脚，三五人近他不得。他生得五大三粗，又有一身好武艺，本可以成为一名种田的好把式，可他天生就是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种，成年后领着一班青皮罗汉走村串户、打家劫舍，把个华林山一带搞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是个人见人恨、头顶生疮、脚板流脓的坏蛋。由于他左眼角上长了一个花生米大的赘肉，加上平日为非作歹，老百姓背地里都叫他“吊眼皮”，久而久之，竟没几人晓得他的大名。乡亲们对他恨之入骨，一个个巴不得他早一点死。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可恶的赵年皮不但没被老百姓咒死，反而行起了好运。前些年被大地主李庭芳相中，充当了李家的打手与大管家。乡亲们闻知面面相觑，一个个摇头晃脑地讥讽道：“真是苍蝇遇上了臭肉。”

吊眼皮一见那汉子，远远便扯开那张沙哑的公鸡般的破锣嗓子高声嚷道：“萧升正、萧驼子，老爷今天叫我来收租谷，都准备好了吗？”

“赵管家，今年旱情这么严重，田地里干得开裂，稻谷抽不出穗、灌不了浆呀，六七亩田才打了上千斤谷子。你看这红薯干巴巴的，叫我怎么办哟？”萧升正边说边从尿桶内拿出一个瘦削的红薯递给吊眼皮看。

吊眼皮接过红薯，眼皮也没抬一下，顺手扔在地上：“我才不管呢，那是你的事！”

萧升正赶忙放下担子，跑向路边将那块摔烂了的红薯捡起，抹去上面的灰尘，塞进嘴巴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然后，挑起尿桶朝家走去。

吊眼皮瞥了萧升正一眼，与狗腿子们一道发出了一阵窃笑声。

萧升正佯装没听见，来到家门口顺手将尿桶倒放在屋檐下，热情招呼道：“赵管家，企客（高安方言，站着的客人）难留，各位进屋里坐一坐。”当即搬来两条长凳，用手抹去了凳上的灰尘。

吊眼皮领着狗腿子们闯进家门，坐在厅堂内，噼里啪啦打了一阵算盘，说道：“萧驼子，你租了李老爷家7亩3分田，每亩田应收租谷635斤，共计收4635斤，折合银两为7两3钱。你是交谷还是交钱呢？”

萧升正心里凉了半截，向前紧走两步来到吊眼皮的跟前，哭丧着脸央求道：“赵管家，你高抬贵手，给我少算一点。今年实在是旱情严重，与往年不同。谷仓内满打满算就只有不到一千斤谷子、五斗荞麦、三斗大豆、两斗芝麻、一担花生。倘若交了租谷，咱一家五口人怎么过明年的春荒呀！说起来真惭愧，秋收过后，我们家五口还有（高安方言，没有）正儿八经地吃过一顿大米饭呢。你行行好，多关照关照。”

吊眼皮皱了皱眉头，没有吭声，走到灶台前拧起锅盖，见是一锅酸气扑鼻的野菜汤，忙将锅盖盖上掩鼻离开，转身看了看满面愁容的萧升正，沉吟片刻后道：“萧

驼子，看在多年佃户的关系上，见你实在可怜，我今天就斗胆在李老爷跟前替你减掉3钱银子，折合谷子19斤。这样的话，你就交7两银子或者444.5斤谷子。如果交谷子的话，那4斤半的尾数也给你一起抹掉吧，交440斤就行了。萧驼子，这样总对得起你吧。”

萧升正连忙点头应允道：“那是，那是。不过，能否宽容数日，待我上街将花生、芝麻卖了再交田租。”

“那要等到什么猴年马月去？萧驼子，你莫得寸进尺！告诉你，你今天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弄发了老子的火，一分一厘也不能少。”吊眼皮不耐烦地怒斥道。

萧升正见吊眼皮如此蛮横无理，想再说几句，但喉咙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欲言又止，只好低着头站在那一动未动，两腿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

吊眼皮一见，气得高声嚷道：“看来你是有轿不坐偏要坐猪笼，不给点厉害，你还不晓得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弟兄们，开仓扒谷！”

狗腿子们闻听，呼啦一下，开仓的开仓、扒谷的扒谷，当即扒了5担谷，秤也没称便上了马车。

萧升正拼命上前拉住箩筐不放，高声嚷道：“这不四担半谷，放下一箩，这可是我全家老少的命根子哟！”

“老东西，放手！你放不放？不放，去你娘的！”吊眼皮飞起右腿朝萧升正的胸口猛踢一脚。

“唉哟”一声，萧升正被踢出一丈开外，重重摔倒在地，顿时昏迷不醒。

“走，不识抬举的老东西！”吊眼皮领着狗腿子们驾着马车扬长而去。

刚洗衣回家的春花见父亲双眼外翻、口吐白沫昏倒在寒冷的地上，急忙奔了过去，大声哭喊道：“爷，你怎么啦？快醒醒呀！”春花拿出吃奶的力气才将瘦小的父亲抱进了屋内，灌了一碗姜汤见父亲还未醒来，吓得号啕大哭，慌慌张张冲出家门。

“芙蓉，这是谁在哭？”正在挖野菜的黄拾贞听得有人哭喊着朝山梁奔来，忙问小女儿。

芙蓉站起身仔细张望了好一阵，惊叫道：“娘，那是我姐春花呢！”忙丢下手

上的锄头朝春花奔去，边跑边狂喊道：“姐，我和娘在这儿。”

“春花，你哭啥呢？”还没等大女儿来到跟前，黄拾贞焦急地问道。

“娘，不好啦，我爷被人打伤在地，吐了不少血，人还有醒过来。”春花上气不接下气地哭诉道。

“芙蓉，收拾一下，我和你姐先走一步。”黄拾贞在春花搀扶下跌跌撞撞地朝村里奔去。

“他爷，你这是怎么啦？怎么啦？”黄拾贞来到丈夫床前哭问道。

许久，萧升正“唔”的一声，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春花、芙蓉姐妹俩在一旁一调羹一调羹耐心地喂着刚熬的生姜水，用毛巾细心揩去父亲嘴角边的血渍，见他慢慢睁开了眼睛，二人阴郁的脸上才露出了丝丝笑容。

“我爷醒过来了。爷，您哪儿不舒服？”芙蓉噙着泪关切地问道。

萧升正忍着剧痛，望着焦急的妻子和两个漂漂亮亮的女儿，摇摇头，轻描淡写地说：“是吊眼皮那个天杀地收的带着狗腿子们强行开仓扒去了五担谷，我上前去阻拦，被他一脚踢在了胸口上，还好冇伤着性命。”停顿片刻后，朝妻子说道：“拾贞，这儿有事，快去把那谷仓收拾一下，莫让老鼠钻了进去。”

“这个吊眼皮，老天爷总有一天会把他收去的！”黄拾贞见丈夫终于醒来，长舒了一口气，这才抹着泪转身进厅堂收拾去了。

机灵的芙蓉连忙伸出稚嫩的小手去给父亲抚摸胸口。

是夜，萧升正拉着黄拾贞的手，用商议的口吻说：“拾贞，现如今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秉雪、秉上、秉森哥仨从小分别过继给了我大哥、二哥、三哥，你也年岁大了，不可能再生育。秉雪也已为大哥生了孙子，承继了他的香火。是不是明天你到大哥家去跟大哥大嫂说一声，让秉雪回到咱家来。”

黄拾贞当即摇头：“那怎么行。大哥大嫂年岁比我们大，身体也比咱俩差，倘若秉雪一走，大儿媳上有老下有小的，叫她怎么活？再说，秉雪5岁就过继给了大哥，都二十好几年了。大哥辛苦带大他，供他读书、帮他娶媳妇，他们才是一大家子人呢。怎忍心向他要人？岂不要寒了大哥大嫂的心？这过桥抽板的事不能做，莫惹得众乡

亲在背后戳咱的脊梁骨！”

萧升正苦笑着望着妻子，轻轻地像是自言自语般说道：“说得有道理，可秉上去年才刚成家，孩子还有生，也不好叫他回来。秉淼还有找媳妇，三哥的家境比咱好，让三小子过来的话，怕是到时候连媳妇也找不到，误了他的终身大事。春花姐妹俩还小，不晓得要吃多少苦。唉！真不晓得怎样才好？怪只怪我有本事哟，连累了你娘仨。”

“老头子呀，可别这么说，你为这个家吃了不少苦，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儿女，莫太自责了，安心把伤养好。田地里的事情，我们娘仨会想办法干好。要是秉生有走的话，那该多好啊。他离开这个家都13年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个世上。唉！”黄拾贞安慰了丈夫，自己抽泣起来。

萧升正看到妻子难过的样子，忙安慰道：“孩子她娘，莫难过，说不定秉生这小子福气大，还活在这世上好好的呢。”

“要是咯（高安方言，这）样的话，那就好。咯么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他。”黄拾贞抹了抹眼角上的泪水，回想起小儿子萧秉生逃离家乡的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那是13年前（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深秋的一天清晨，11岁的萧秉生吃了一碗菜粥，像往常一样，打着赤脚来到李庭芳家，打开牛栏，赶着十几头大黄牛往后山而去。

傍晚时分，牛将赶回小李庄，牛群你追我赶相互追逐，过一条水圳时，一条老黄牛不慎掉进水圳，挣扎了一阵后便一命呜呼。

萧秉生见状吓得两脸发紫，将其他大黄牛赶进栏内，忐忑不安地跟李庭芳说了此事。

李庭芳翻了翻白眼，没有吭声。许久才挥了挥手，示意他回家，背地里却连夜派吊眼皮上萧升正家讨赔牛钱。

吊眼皮带着一帮狗腿子提着马灯气势汹汹来到社坪村，大老远便扯开喉咙嚷嚷